

Processo n.º 1074/2017
(Autos de recurso cível)

Data: 6/Junho/2019

Recorrente:

- A (embargante e executado)

Recorrido:

- B (embargado e exequente)

Acordam os Jui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RELATÓRIO

Nos autos de execução movida pelo exequente B contra o executado A, deduziu este oposição à execução por meio de embargos, pugnando pela improcedência da execução intentada pelo exequente.

Por sentença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foram julgados improcedentes os embargos.

Inconformado, interpôs o embargante recurso para este TSI, em cujas alegações formulou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一) 重新評價被錄製成視聽資料的證據

1. 初級法院裁定疑問點10º、9º、1º、2º、3º、4º、5º、11º和12º獲得證實，而疑問點6º、7º不獲得證實。上訴人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29條1a)及599條的規定對上述疑問的評價點提出爭執。

2.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10º根據:

a. 書證及客觀證人證言，根本無法得知該存入是否因被上訴人按上訴人之要求及指示下作出，還是因為該存入是中國內地公司與另一中國內地公司之間的債權和債務關係，因為從被上訴人於2016年7月15日向法院提交的存款證明文件中該人民幣4,000,000.00元顯示為“貨款”(參見卷宗第58頁)，此外，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前述款項屬被上訴人借給被上訴人之金錢，且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前述款項由上訴人本人取得(因為從證據中只能看到有關款項在兩中國內地之公司間發生);

b. 此外，鑒於被上訴人於2016年7月15日向法院提交的存款證明文件中該人民幣4,000,000.00元僅顯示為“貨款”(參見卷宗第58頁)，而初級法院認為該款項不是“貨款”，而是被上訴人在上訴人的要求及指示下透過由被上訴人配偶擁有的“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向上訴人作出且屬上訴人個人的借款，這些相反或附加於存款證明所指“貨款”的“在上訴人的要求及指示下透過由被上訴人配偶擁有的「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作出”內容，根據《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的規定，不得採納人證而被證實;

c. 此外，根據《民法典》第230條第1款的規定，該人民幣4,000,000.00元的存款證明文件僅顯示為“貨款”(參見卷宗第58頁)，作為存款證明的私文書的“字面(貨款)”完全不能對應初級法院所認為“在上訴人的要求及指示下透過由被上訴人配偶擁有的「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向上訴人擁有的“XXXX服飾有限公司”存入的款項屬上訴人個人之借款”(字面只道貨款)，

為此，疑問點10°僅證實於2012年8月30日，被上訴人配偶擁有的“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所開設之中國民生銀行XXXX號帳戶向上訴人擁有的“XXXX服飾有限公司”的中國工商銀行帳戶存入人民幣4,000,000.00元。

3.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9°根據:

a. 已證事實B;

b. 上訴人(即被執行人)因嗣後出現之情況(參閱下述第II部份之理據)而於2016年7月25日及2017年2月15日向法院提交具有完全證明力(參閱下述第III部份之理據)的存款證明文件: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向被上訴人支

付人民幣7,605,000.00元及4,246,500.00元之事實(參見卷宗第91至113頁及177至269頁);

c. 客觀證人證言:

根本無法得知存入是否因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作出借款，還是被上訴人因先前欠上訴人之款項而作出償還。為此，疑問點9°僅證實於2012年9月6日，被上訴人透過被上訴人的中國建設銀行第XXXX號帳戶向上訴人於同一銀行的第XXXX號帳戶存入人民幣3,000,000.00元。

4.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2°根據:

a. 被上訴人附入的所有書證及文件;

b. 視聽資料: Translator 3 (file: 17.2.15 CV2-15-0136-CEO-A#13 – Recorded on 15-Feb-2017 at 15.32.57 (2\$C8#2OW04911270) – 由被上訴人配偶於時段08:56至10:41、29:54至31:00、41:16至41:46、42:55至44:50、及01:00:20至01:07:20所作之證言: 其說到上訴人在2012年8月30日後便沒有向被上訴人支付任何金錢，且本執行所涉及之人民幣7,000,000.00元是上訴人在2012年9月6日至現時唯一之欠款，即除該人民幣7,000,000.00元外，上訴人便沒有欠被上訴人任何之其他金錢了;

c. 已證事實B: 上訴人(即被執行人)於2012年5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間向被上訴人的銀行帳號存入人民幣10,878,000.00元之事實;

d. 上訴人(即被執行人)因嗣後出現之情況(參閱下述第II部份之理據)而於2016年7月25日及2017年2月15日向法院提交具有完全證明力(參閱下述第III部份之理據)的存款證明文件: 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向被上訴人支付人民幣7,605,000.00元及4,246,500.00元之事實(參見卷宗第91至113頁及177至269頁);

鑒於疑問點10°僅能證實被上訴人配偶擁有的“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所開設之中國民生銀行XXXX號帳戶於2012年8月30日上訴人擁有的“XXXX服飾有限公司”的中國工商銀行帳戶存入人民幣4,000,000.00元，但根本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關款項不屬公司之貨款而屬上訴人欠被上訴人之款項且仍未償還，亦鑒於存款證明文件中該人民幣4,000,000.00元僅顯示為“貨款”(參見卷宗第58頁)，不應一如初級法院認為該款項不是“貨款”，而是上訴人個人欠被上訴人個人的款項，這些相反或附加於存款證明的內容，根據《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的規定，

不得採納人證而被證實。為此，疑問點2°針對疑問點10°的部份是應不獲得證實。

如不這樣認為，則鑒於上訴人於2012年5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間向被上訴人的銀行帳號存入人民幣10,878,000.00元之事實(參見已證事實B)，而被上訴人沒有向法院提交任何足以抵銷此債務之文件(參見疑問點8°)，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享有一債權。為此，即使借款聲明的借款被證實存在，該借款已被前述債權抵銷，為此，疑問點2°是應不獲得證實。

如不這樣認為，鑒於上訴人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向被上訴人人民幣7,605,000.00元及4,246,500.00元之事實是在被上訴人聲稱向被執行人存入款項(2012年9月6日及2012年8月30日)後發生，結合上述所指被上訴人配偶之證言，上訴人已完全履行了該尚有之債務，又或債務得以相對應部分作抵銷而解除債務。為此，疑問點2°是應不獲得證實。

如不這樣認為，從卷宗中具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證明資料，上訴人於欠款聲明簽署日(即2013年12月10日)後(即2014年1月23日至2015年12月31日間)向被上訴人存入合共人民幣3,031,500.00元(參見卷宗177至269頁)，故疑問點2°應證實上訴人已償還人民幣3,031,500.00元。

5.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3°根據:

- a. 被上訴人附入的所有書證及文件;
- b. 各客觀證人的證言(參聽所有視聽資料)，

根本無法得知於2013年12月10日，被上訴人有否要求上訴人返還被執行的款項，以及承認之前向被上訴人的借出的款項為人民幣7,000,000.00，因為從作為執行名義的借款聲明，不能看出該借款是上訴人承認之前向被上訴人的借出的款項，而只能看到當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作出借款人民幣7,000,000.00的聲明。此外，前述相反或附加於聲明的“承認之前向被上訴人的借出的款項”內容，根據《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的規定，不得採納人證而被證實。

此外，根據《民法典》第230條第1款的規定，作為執行名義的私文書(借款聲明)的“字面”完全不能對應初級法院所認為“承認之前向被上訴人的借出的款項”(字面只道出上訴人現在向被上訴人借款...，而非承認之前向被上訴人的借出的款項...)。

為此，疑問點3°不應獲得證實。

6.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4°根據:

- a. 被上訴人附入的所有書證及文件;
- b. 各客觀證人的證言(參聽所有視聽資料);

根本無法得知是否為了擔保償還款項而簽署該借款聲明，因為從作為執行名義的借款聲明，不能看出上訴人為了擔保償還款項，而只能看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作出借款人民幣7,000,000.00的聲明。此外，前述相反或附加於聲明的“為了擔保償還款項”內容，根據《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的規定，不得採納人證而被證實。

此外，根據《民法典》第230條第1款的規定，作為執行名義的私文書(借款聲明)的“字面”完全不能對應初級法院所認為“為了保證還款，聲明向被異議人借了”(字面只道出上訴人現在向被上訴人借款...，而非為了保證還款，聲明向被異議人借了...)。

為此，疑問點4°不應獲得證實。

7.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5°根據:

- a. 被上訴人附入的所有書證及文件;
- b. 各客觀證人的證言(參聽所有視聽資料);

根本無法得知被上訴人多次透過個人或電話，口頭向上訴人要求返還的就是本執行案第9°及10°所指且上訴人仍未返還的債務人民幣7,000,000.00元。

為此，疑問點5°不應獲得證實。

8.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6°根據:

a. 視聽資料: Translator 3 (file: 17.2.15 CV2-15-0136-CEO-A#13 – Recorded on 15-Feb-2017 at 15.32.57 (2\$C8#2OW04911270) – 由上訴人配偶於時段02:14:00至02:30:00所作之證言)。

b. 視聽資料: Translator 3 (file: 17.2.15 CV2-15-0136-CEO-A#13 – Recorded on 15-Feb-2017 at 15.32.57 (2\$C8#2OW04911270) – 由被上訴人證人蔡七中於時段01:35:45至01:46:10所作之證言)。

c. 視聽資料: Translator 3 (file: 17.2.15 CV2-15-0136-CEO-A#13 – Recorded on 15-

Feb-2017 at 15.32.57 (2\$C8#2OW04911270) – 由被上訴人配偶於時段08:56至10:41、29:54至31:00、41:16至41:46、42:55至44:50及01:00:20至01:07:20所作之證言：其說到上訴人在2012年8月30日後便沒有向被上訴人支付任何金錢，且本執行所涉及之人民幣7,000,000.00元是上訴人在2012年9月6日至現時唯一之欠款，即除該人民幣7,000,000.00元外，上訴人便沒有欠被上訴人任何之其他金錢了)。

d. 已證事實B: 上訴人(即被執行人)於2012年5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間向被上訴人的銀行帳號存入人民幣10,878,000.00元之事實。

e. 上訴人(即被執行人)因嗣後出現之情況而於2016年7月25日及2017年2月15日向法院提交具有完全證明力的存款證明文件：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向被上訴人支付人民幣7,605,000.00元及4,246,500.00元之事實(參見卷宗第91至113頁及177至269頁)。

從上述證據可見，上訴人在該借款聲明簽署日期的前及後給予被上訴人合共人民幣22,729,500.00元之款項，可見，上訴人根本無需要向被上訴人借款，且即使有借款亦早已被上訴人給予被上訴人之款項所抵銷。

如借款聲明是涉及承認疑問點9°及10°之款項，那為什麼借款聲明要寫成：“茲向B先生借款人民幣柒佰萬元整(¥7,000,000.00)”？

為此，應裁定疑問點6°獲得證實。

9.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7°根據：

a. 執行聲請狀第1點事實；

b. 異議書狀第2點事實；

c. 反駁書狀第1點事實：沒有質疑及反對異議書狀第2點事實；

d. 視聽資料: Translator 3 (file: 17.2.15 CV2-15-0136-CEO-A#13 – Recorded on 15-Feb-2017 at 15.32.57 (2\$C8#2OW04911270) – 由上訴人配偶於時段02:14:00至02:30:00所作之證言)。

e. 視聽資料: Translator 3 (file: 17.2.15 CV2-15-0136-CEO-A#13 – Recorded on 15-

Feb-2017 at 15.32.57 (2\$C8#2OW04911270) – 由被上訴人證人蔡七中於時段01:35:45至01:46:10所作之證言)。

f. 視聽資料: Translator 3 (file: 17.2.15 CV2-15-0136-CEO-A#13 – Recorded on 15-Feb-2017 at 15.32.57 (2\$C8#2OW04911270) – 由被上訴人配偶於時段08:56至10:41、29:54至31:00、41:16至41:46、42:55至44:50及01:00:20至01:07:20所作之證言: 其說到上訴人在2012年8月30日後便沒有向被上訴人支付任何金錢, 且本執行所涉及之人民幣7,000,000.00元是上訴人在2012年9月6日至現時唯一之欠款, 即除該人民幣7,000,000.00元外, 上訴人便沒有欠被上訴人任何之其他金錢了)。

g. 已證事實B: 上訴人(即被執行人)於2012年5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間向被上訴人的銀行帳號存入人民幣10,878,000.00元之事實。

h. 上訴人(即被執行人)因嗣後出現之情況而於2016年7月25日及2017年2月15日向法院提交具有完全證明力的存款證明文件: 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向被上訴人支付人民幣7,605,000.00元及4,246,500.00元之事實(參見卷宗第91至113頁及177至269頁)。

為此, 應裁定疑問點7^o獲得證實。

10.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11^o根據:

a. 疑問點10^o僅證實於2012年8月30日, 被上訴人配偶擁有的“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所開設之中國民生銀行XXXX號帳戶向上訴人擁有的“XXXX服飾有限公司”的中國工商銀行帳戶存入人民幣4,000,000.00元。

b. 作為執行名義的借款聲明, 不能看出該借款是上訴人承認之前向被上訴人的借出的款項, 而只能看到當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作出借款人民幣7,000,000.00的聲明。為此, 前述相反或附加於聲明的“載於A)項所述的債務聲明中的款項人民幣7,000,000.00是源於對疑問點9^o及疑問點10^o的回答中所述的兩項借款”內容, 根據《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的規定, 不得採納人證而被證實。

c. 根據《民法典》第230條第1款的規定, 作為執行名義的私文書(借款聲明)的字面

完全不能對應被上訴人於本執行之訴所聲稱的兩筆先前已存在且屬不同主體的款項，亦不能對應上訴人確認前兩筆債務(字面只道出上訴人現在向被上訴人借款...，而非承認或確認疑問點9°及疑問點10°為上訴人欠被上訴人的款項)。

為此，應裁定疑問點11°不獲得證實。

11. 上訴人認為疑問點12°根據：

a. 疑問點10°僅證實於2012年8月30日，被上訴人配偶擁有的“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所開設之中國民生銀行XXXX號帳戶向上訴人擁有的“XXXX服飾有限公司”的中國工商銀行帳戶存入人民幣4,000,000.00元。

b. 作為執行名義的借款聲明，不能看出該借款是上訴人承認之前向被上訴人的借出的款項，尤其為疑問點9°及10°的款項，而只能看到上訴人現向被上訴人作出借款人民幣7,000,000.00的聲明。為此，前述相反或附加於聲明的“簽署A)項所述的債務聲明時，2013年12月10日，異議人確認欠了對問題9及問題10的回答中所述的兩項借款，因此，異議人簽署有關債務聲明並將之交予被異議人”內容，根據《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的規定，不得採納人證而被證實。

c. 根據《民法典》第230條第1款的規定，作為執行名義的私文書(借款聲明)的字面完全不能對應被上訴人於本執行之訴所聲稱的兩筆先前已存在且屬不同主體的款項，亦不能對應上訴人確認前述兩筆債務(字面只道出上訴人現向被上訴人借款...，而非承認或確認疑問點9°及疑問點10°為上訴人欠被上訴人的款項，且為簽署有關借款聲明並將之交予被上訴人)。

為此，應裁定疑問點12°不獲得證實。

(二) 初級法院所作裁判的敗訴部份

I. 任何附加於私文書內容之約定，不得採納人證

12. 參照本案執行名義的內容，該書面文件上並未載明該人民幣7,000,000.00元是沿自上訴人承認於2012年8月30日由「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向「XXXX服飾有限公司」銀行帳號存入的人民幣4,000,000.00元貸款(參見卷宗第58頁)及於2012年9月6日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銀行帳號存入的人民幣3,000,000.00元款項為上訴人欠被上訴人的債務。

13. 根據《民法典》第388條第1款的規定，如擬證明之對象，為任何與公文書、或與第367條至第373條所指私文書之內容不符之約定，又或為任何附加於上指文書內容之約定，則不得採納人證；且不論有關約定係於文書製作之前、同時或之後訂定者亦然。

14. 參閱尊敬的Viriato de Lima法官在其著作的《民事訴訟法教程》第13.6.4點第3)分點(第二版譯本，第289頁)，當中說道：“... 相反約定指與文件本身意思表示相反的約定...附加約定指對文件原來的意思表示作出意思表示的增補”。

15. 本案中，初級法院允許以人證為依據認定相反或附加於該借款聲明之事實如下：

a. 在借款聲明內執行人表示現在向被執行人借款人民幣7,000,000.00元，但初級法院透過人證證明執行人不是現在向執行人借款，而是承認源於先前兩筆先前及已發生之款項：

i. 一筆是由被上訴人於2012年9月6日透過其於大陸泉州市中國建設銀行的第XXXX號帳戶向上訴人於同一銀行的第XXXX號帳戶轉款的人民幣3,000,000.00元；

ii. 另一筆是由一間由被上訴人配偶擁有但具獨立法律人格的中國國內公司(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於2012年8月30日透過民生銀行第XXXX號帳戶向另一間由執行人擁有但具獨立法律人格的中國國內公司的工商銀行戶口所存入人民幣4,000,000.00元且註明為“貸款”(參見卷宗第58頁)的款項；

均為上訴人個人所欠且仍未償還給被上訴人。

b. 為了保證還款而簽署。

16. 為此，鑒於法律不允許以人證為依據認定違背或附加於一份書面文件之文本的事實，初級法院之裁判違反該條文之規定。

II. 認定訴辯書狀階段後提交存款文件之事實及在判決時對其作出考慮

17. 鑒於被上訴人於聲請狀的第三點所指的借款時間含糊及空泛(在2012年5月至2013年9月期間)，亦沒有指出給付及收款之主體、方法及每次所涉及之金額，且上訴人一直為其對被上訴人已作出的金錢給付遠比上訴人向其作出的多、及認為在2012年5月至2013年9月期間被上訴人沒有向其個人作出達人民幣7,000,000.00元的金錢給付，且可以肯定的是，在2013年

12月10日(即借款聲明的簽署日期)時起，被上訴人已沒有向上訴人作出任何金錢給付，上訴人在異議時將其於2012年5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間(於執行聲請狀的第三點所指之期間內)向被上訴人所作的人民幣10,878,000.00元的金錢給付證明交予法院提，以便以對被上訴人享有之債權產生抵銷的效果。

18. 然而，被上訴人在收悉異議後，才在作出反駁時(2012年3月29日)在反駁書狀的第9及10點指出其向上訴人作出借款聲明中金錢給付兩個具體時間(2012年9月6日及2012年8月30日)、給付及收款之主體、方式、及所涉的金額等新事實，尤其將屬於兩所中國內地公司的人民幣4,000,000.00元的交易款項當成發生於被上訴人與上訴人之間的個人債務及當成借款聲明中的借款。

19. 在執行之訴中，請求執行人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700條第1款所作的反駁為最後的訴辯書狀，而鑒於《民事訴訟法典》第700條第2款的但書部份規定不得再交其他訴辯書狀，理論上請求執行人不可在該反駁中加入新事實。

20. 上訴人因前述新事實有需要再度向法院提交上訴人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向被上訴人支付人民幣7,605,000.00元的存款證明文件，及於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向被上訴人支付人民幣4,246,500.00元之存款證明文件(參見卷宗第91至113頁及177至269頁)。

21. 鑒於有關文件及事實屬重要，上述之存款證明文件被初級法院於2016年9月21日所作之批示所接納和被法官在庭上確認在卷宗中已為事實，且認為雖然在異議中沒有提出該等事實，但如該等存款事實屬真實便會作出考慮(參聽視聽資料: Translator 3 (file: 17.2.15 CV2-15-0136-CEO-A#13 – Recorded on 15-Feb-2017 at 15.32.57 (2\$C8#2OW04911270) – 時段17:31至17:50、17:55至18:17；及初級法院於2016年9月21日所作之批示；file: Recorded on 15-Feb-2017 at 18.02.58 (2\$CC%Y)W04911270); 時段16:55至34:45)。

22.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451條第2款的規定:“用作證明於提交訴辯書狀階段後出現之事實之文件，或因嗣後出現之情況而導致有需要提交之文件，得於訴訟程序之任何時刻提供。”

23. 鑒於被上訴人在作出反駁時(2012年3月29日)才在反駁書狀的第9及10點指出其向上訴人作出借款聲明中金錢給付的兩個具體時間(2012年9月6日及2012年8月30日)、給付及收款之主體、方式、及所涉的金額等新事實，上訴人因此嗣後出現之情況而導致有需要向法院提交更多證明其於該日期後對被上訴人享有債權之文件，以便產生抵銷的效果，為此，上訴人向法院提交的該等存款證明文件(卷宗第91至113頁及177至269頁)是完全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451條第2款的規定。

24. 初級法院在裁判決中認為上述主張僅於取證階段才提出，調查基礎沒有與此有關的事實，且無法認定匯款為借款及上訴人為被上訴人的債權人，因此上訴人主張抵銷抗辯亦不成立。

25. 然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436條、第567條、第5條的規定和綜合尊敬的Viriato de Lima法官的見解(參閱《民事訴訟法教程》第2.1點第7至9分點(第二版譯本，第5至8頁))，其認為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條第2款、第3款、第553條第2款f項、第3款、第4款和第5款的規定，法官有對訴訟有重要性的事實納入訴訟中的權力和義務。

26. 本案中，上訴人於異議書狀第2^o點說道：“被執行人與執行人曾為好朋友關係，雙方由2012年5月起一直有資金往來。”

27. 上訴人於異議書狀第3^o及6^o點，提出以其對被上訴人已擁有的部份債權(人民幣10,878,000.00元)抵銷本執行中倘存在之債務。

28. 而事實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擁有更多的債權，且為免被上訴人利用執行名義將不屬於其對上訴人擁有的債權在本執行中得逞，就上訴人於異議中提出抵銷本執行中倘存在之債務之抗辯理由，除在異議書狀提到的第3^o及6^o點提到向被上訴人存入的人民幣10,878,000.00元外，上訴人亦向法院提交及陳述其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於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給予被上訴人人民幣7,605,000.00元及人民幣4,246,500.00元(參見卷宗第91至113頁及177至269頁)。

29.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條第3款的規定，即使當事人在異議後才提交後兩者事實，因該等事實能補充或具體說明當事人以適時陳述的其他事實、是從案件調查及辯論中所

得出、讓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就所爭議的問題表達其意見、及聽取他方當事人的意見，法官亦有義務考慮可能訴訟或防禦抗辯理由成立的此兩者屬必需的事實及按《民事訴訟法典》第5條第2款、第3款、第553條第2款f項、第3款、第4款和第5款的規定擴大案件調查之基礎內容。

30. 顯然，上訴人從2012年5月7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給予被上訴人人民幣10,878,000.00元、人民幣7,605,000.00元及人民幣4,246,500.00元之事實，結合被上訴人配偶於庭上所作之證言：其說到上訴人在2012年8月30日後便沒有向被上訴人支付任何金錢、且本執行所涉及之人民幣7,000,000.00元是上訴人在2012年9月6日至現時唯一之欠款，及結合疑問點8之回答，均能證明上訴人事實上對被上訴人享有之債權實已遠遠超越本執行案倘存在的債務，為此，法官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條第2款、第3款、第553條第2款f項、第3款、第4款和第5款所規定，將對訴訟有重要性的事實(上述上訴人給予被上訴人人民幣7,605,000.00元及人民幣4,246,500.00元之事實)納入訴訟中，並判處有關給付事實足以產生抵銷的效果，且本執行案的債務早已不存在。

III. 認定由具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證明的事實

31. 就上訴人於2016年7月25日及2017年2月27日向法院提交的存款事實(上訴人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向被上訴人給予人民幣7,605,000.00元及4,246,500.00元之事實：參見卷宗第91至113頁及177至269頁)，被上訴人沒有針對該存款證明(私文書)之筆跡及簽名提出爭議(本案中，該存款證明文件由銀行蓋上專章發出的，符合《民法典》第367條第2款的規定)，則有關之筆跡及簽名即視為真實(參見《民法典》第368條第1款)。而按《民法典》第367至369條各條之規定，經認定制作者之私文書，對制作者在其中所作之意思表示有完全證明力(參見《民法典》第370條第1款)，意思表示內不利於表意人利益之事實視為已證實(《民法典》第370條第2款)。

32. 為此，上訴人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向被上訴人支付人民幣7,605,000.00元及4,246,500.00元之事實是一個由具完全證明力的證據證明的確定事實。

33. 很明顯，上述事實證實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享有一債權，本身亦足以反駁被上訴

人陳述上訴人仍未償還款項一事，且在法律上應被理解為債務的履行或債務的抵消，故被上訴人於本案所聲稱對上訴人擁有的債權無論如何已不復存在。

IV.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29條改變初級法院對事實方面之裁判及擴大事實事宜之範圍

34.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451條第2款的規定：“...因嗣後出現之情況而導致有需要提交之文件，得於訴訟程序之任何時刻提供。”

35. 本案中，被上訴人(即執行人)在起訴狀中雖提到2013年12月10日簽署的人民幣7,000,000.00元借條，但沒有指出其向上訴人給付借款之具體時間、給付及收款之主體、方法及每次所涉之金額及沒有提交該支付之證明文件，故上訴人不知悉該人民幣7,000,000.00元是涉及何時所支付的款項。

36. 被上訴人僅在作出反駁時(2012年3月29日)才在反駁書狀的第9及10點指出其向上訴人作出借款聲明中金錢給付分別是在2012年9月6日向上訴人支付人民幣3,000,000.00元及於2012年8月30日將屬於兩所中國內地公司的人民幣4,000,000.00元的交易款項當成發生於被上訴人與上訴人之間的個人債務，而有關之存款證明文件是在2016年7月15日才向法院提交。

37. 故上訴人在知悉上述情況後，才導致其認為有需要將其與被上訴人之款項往來事實提交法院作審理。在向內地銀行申請紀錄證明後，上訴人於2016年7月25日向法院提交其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向執行人支付合共人民幣7,605,000.00元款項的存款證明文件(參見卷宗第91至113頁)。

38. 為謹慎起見，上訴人亦於庭審聽證當日(即2017年2月15日)向法庭遞交了一份第CV2-17-0009-CAO起訴狀之文件，當中之存款證明文件包括其於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9日向透過其設於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的第XXXX帳號多次向被上訴人設於同一銀行的第XXXX帳號存入人民幣4,246,500.00元(參見卷宗第177至269頁)。

39. 鑒於有關事實屬重要，上述之存款證明文件被初級法院所接納，且鑒於被上訴人卻沒有在知悉上述事實(即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向執行人支付合共人民幣7,605,000.00元款項之事實)作出答覆，前述事實應視為確定之事實。

40. 此外，總所周知，若私文書所針對之當事人不對該文書內之筆跡及簽名提出爭議(本文中，該存款證明文件由銀行蓋上專章發出的，符合《民法典》第367條第2款的規定)，則有關之筆跡及簽名即視為真實(參見《民法典》第368條第1款)。而按上款之規定，經認定制作者之私文書，對制作者在其中所作之意思表示有完全證明力(參見《民法典》第370條第1款)，意思表示內不利於表意人利益之事實視為已證實(《民法典》第370條第2款)。

41.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29條第1款b)項的規定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中級法院可認定證明力源自法律的事實，亦即由具有絕對、完全或相當證明力的證據方法所得出的事實。因此，就上述之嗣後事實，該等事實因為是由具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方法所得出，即便初級法院沒有認定提出的事實，仍可以被中級法院認定。

42. 同時，不妨礙法官在判決時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66條的規定考慮於提起訴訟後出現之消滅權利之事實，且亦不妨礙中級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29條第4款結合第1款a)項的規定，如中級法院認為初級法院審查的事實事宜有所缺漏，且中級法院認為必須擴大事實範圍方可發現真相者，則可依職權為之，也就是說，中級法院可擴大有關事實事宜的範圍及將上述嗣後事實加入確定事實中並以相關事實重新作出判決。

43.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條及第567條第部份，如屬必要事實(Facto Essencial)則必須由當事人主張，法官方可採用。

44. 本文中，除上訴人於2012年5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間向被上訴人的銀行帳號存入人民幣10,878,000.00元之事實(參見已證事實B)及被上訴人沒有向法院提交任何足以抵銷此債務之文件(參見疑問點8º)外，如上所述，上訴人透過主張其於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分別向被上訴人支付人民幣7,605,000.00元及4,246,500.00元之事實，此屬必要事實以判斷上訴人是否仍未償還被上訴人所聲稱擁有的債權人民幣7,000,000.00元。

45. 鑒於上訴人於2012年5月7日至2012年7月11日間向被上訴人的銀行帳號存入人民幣10,878,000.00元之事實(參見已證事實B)，而被上訴人沒有向法院提交任何足以抵銷此債務之文件(參見疑問點8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享有一債權。為此，即使借款聲明的借款被證實存

在，該借款已被前述債權抵銷。

46. 此外，鑒於上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支付合共人民幣11,851,500.00元之事實(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6月30日間及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間)是在執行人聲稱向被執行人存入款項(2012年9月6日及2012年8月30日)後發生，結合被上訴人配偶之在庭上作出的證言，為此即使倘存在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聲稱擁有的債權人民幣7,000,000.00元，上訴人亦因前述在2012年8月30日後向被上訴人存入高達人民幣11,851,500.00元之款項，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752條第1款的規定，已完全履行了該倘有之債務，及因存款已遠高於該人民幣7,000,000.00元，上訴人反而對被上訴人享有一債權。

47. 如不這樣認為，被上訴人聲稱倘有之債權亦因上述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存入之人民幣11,851,500.00元款項(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享有一債權)，根據澳門《民法典》第838條第1及第2款的規定，如兩人互為對方之債權人及債務人，任一人均得以其本身之債務與其債權人之債務得以相對應部分作抵消而解除債務。

48. 如不這樣認為，從卷宗中具有完全證明力的證據證明資料，上訴人於欠款聲明簽署日(即2013年12月10日)後(即2014年1月23日至2015年12月31日間)向被上訴人存入合共人民幣3,031,500.00元(參見卷宗177至269頁)，故載於清理批示的待證事實^{2°}應證實上訴人已償還人民幣3,031,500.00元。

V. 法律問題: 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償還之債務不包含在執行名義內

49. 借款聲明之內容，其含義顯然易見(“茲向B先生借款...2013年12月10日”意即“現在向B先生借款...2013年12月10日”)，其內容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所規定:“導致設定可確定其金額之金錢債務之私文書”，也就是說，透過表示，上訴人希望產生一項新的法律變動，即該表示本身構成導致有關的債的產生。

50. 當然的是，如果沒有交付借款則不構成債務，因為如果沒有被切實交付借款，上訴人甚至也不是款項的債務人。為此，雖然按照聲明的內容，確實在形式上符合提起本執行之訴的要件且從執行名義中產生自主性，但若要以以此方式收取債務，則必需確定借款有被切實交付，否則有違作為收取債務之方式的執行的目的。

51. 本案中，毫無疑問的是，於2013年12月10日作成及簽署借款聲明當日及隨後，被上訴人沒有向上訴人交付該人民幣7,000,000.00元的借款。

52. 名義中應精確載明所欠債務為何，然而，從被上訴人的執行聲請狀及異議反駁書狀中所提出要收取的債務是先前已存在且屬不同主體的債務，對於這已存在的債務，很明顯，在該借款聲明的字面含義中是完全沒有反映出來的。

53. 也就是說，作為執行名義的借款聲明，其字面含義根本看不到應包含被上訴人所聲稱已於2012年8月30日由“XXXX地產代理服務中心”向“XXXX服務有限公司”銀行帳號存入的人民幣4,000,000.00元貨款(參見卷宗第58頁)及於2012年9月6日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銀行帳號存入的人民幣3,000,000.00元款項。

54. 根據《民法典》第230條第1款的規定，作為執行名義的私文書(借款聲明)的字面完全不能對應被上訴人於本執行之訴所聲稱的兩筆先前已存在且屬不同主體的款項，亦不能對應上訴人確認前述兩筆債務(字面只道出上訴人現向被上訴人借款...)，該兩筆款項並不包含在執行名義內，為此，該兩筆款項是不可透過本案的執行名義請求。否則，往後所有執行名義的內容均可無限擴大。

VI. 法律問題: 待證事實10°所指人民幣4,000,000.00元之債務屬中國國內公司之間的債權與債務，而非上訴人個人需承擔

55. 待證事實第10點僅認定該人民幣4,000,000.00元是由中國國內的“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向另一中國國內的“XXXX服飾有限公司”存入，也就是說該筆款項屬公司與公司之間的債權與債務，而且從被上訴人於2016年7月15日向法院提交書證的附件2(卷宗的第58頁)可看到，有關的款項用途註明屬“貨款”。

56. 即使該筆款項為“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欠“XXXX服飾有限公司”的債務，但若要將該筆債務轉移到由上訴人個人承擔，這不是僅經單方聲明便可為之，因為該筆款項之基礎關係是涉及兩間具獨立法律人格的中國國內公司之間的債權與債務。

57. 根據《民法典》第590條第1款a)或b)項的規定，針對債務的單純移轉，均需以“合同”為之，而非僅單方作出的聲明可取代。

58. 為此，既然該人民幣4,000,000.00元屬公司之間的債權與債務，且在未能釐定該款項屬公司的債權與債務時，該筆款項不應由上訴人個人承擔。

VII. 法律問題: 待證事實10°所指之人民幣4,000,000.00元之債務屬被上訴人配偶於中國國內公司之款項，而與被上訴人不存在直接關係

59. 另一方面，根據被上訴人於2016年7月15日向法院提交書證的附件5及6(卷宗的第69-72頁)，“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屬被上訴人之配偶C所有，為此，與被上訴人沒有直接關係。

60. 即使該筆款項為“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對“XXXX服飾有限公司”的債權，但若要將該筆債權讓與予被上訴人，這不是僅經由上訴人單方作出的聲明便可涵蓋，因為該筆款項之基礎關係是屬一間具獨立法律人格的中國國內公司的債權。

61. 根據《民法典》第571條及隨後的規定，針對債權的移轉，均需以“合同”為之，然而，在本案中沒有任何由“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讓與予的被上訴人之配偶C的債權讓與文件，亦沒有任何由被上訴人之配偶C讓與予被異議人該人民幣4,000,000.00元的債權讓與文件。

62. 為此，該筆款項不應屬被上訴人可直接向上訴人追討的款項。

VIII. 法律問題: 待證事實10°所指之人民幣4,000,000.00元之債務屬中國國內公司之間的債權與債務，澳門法院沒有審理該債權與債務之管轄權

63. 本案所涉欠款聲明中的人民幣4,000,000.00元之債權和債務沿自於兩間中國國內具獨立法律人格的法人，而該兩間公司之法人住所均位於中國國內(參見卷宗的第60及70頁)，且在澳門沒有擁有可被執行之財產，參照澳門終審法院第4/2007號司法見解，澳門法院無論在宣告之訴或執行之訴中對該兩間公司之債權及債務的審理沒有管轄權。

64. 為此，即使該筆款項為“XXXX服飾有限公司”欠“XXXX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的債務，澳門法院沒有審理本案單方聲明中關於該筆款項所涉基礎關係的管轄權，因此該筆款項不應由上訴人個人承擔。”

*

Ao recurso respondeu o recorrido, formulando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alegatórias:

“關於上訴人提出的第I部份上訴理由:

一. 關於上訴人提出的第I部份上訴理由內，上訴人提出質疑針對原審合議庭裁定疑問點10°、9°、1°、3°、4°、5°、11°和12°獲得證實，而疑問點6°、7°不獲得證實，以及提出根據民法典388條款規定約定，不得採納人證等理由。

二. 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只是針對庭審中被上訴人的證人證言，卻明顯忽視了其書證，尤其是本案中所提出之執行名義，清楚記載了上訴人向被上訴人借款人民幣七佰萬元之事實存在，以及另外兩張由上訴人所簽署借據，以及其他重要書證，加上在庭審中被上訴人的三名證人均清楚指出上訴人在有關期間內向被上訴人請求借貸給他，以及被上訴人的配偶如何庭審中作出陳述如何將部份借款匯入“XXXX”及“XXXX”，該兩間公司屬於上訴人及其配偶個人獨資所有，並指出是應上訴人所借出，以至後來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追討債務等情節作出清楚敘述。

三. 本案執行名義清楚記載於2013年12月10日上訴人確認向被上訴人借款人民幣700萬元，至於有否需要記載具體的借款過程或理由於書面中，法律並沒有強制規定私文書執行名義須於文書當中，《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僅規定“經債務人簽名，導致設定或確認按第六百八十九條確定或按該條可確定其金額之金錢債務之私文書，又或導致設定或確認屬交付動產之債或作出事實之債之私文書”。

四、上訴人引用對於書面內容不得採用人證，然而，本案中被上訴人在庭審中的幾名人證是證明上訴人當時的借款過程及其後追債的情況，故上訴人所之上訴理由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五. 至於上訴人質疑是這兩間公司之間匯款並不是屬於上訴人債務，這個理據明顯是不成立的，一方面沒有證據能證明上訴人所陳述版本獲得證實，第二方面，透過第三人借出款及匯入款項，但是在本案執行名義清楚記載了上訴人簽發了有關借條，而有關簽發借據是匯款之後時間出現，亦即是有關書證顯示上訴人直接地承認有關債務和借款是屬於其本人，故

上訴人質疑這個問題亦是沒有道理的。

六．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只是針對原審法庭的自由心證作出質疑，但上訴人根本上亦無法能證明其所主張之事實，因上訴人根本是欠缺證據去證明他主張版本。上訴人又以提出根據民法典388條第1款規定約定，對於私文書內容約定不得採納人證之說法和理由，我們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法律依據，明顯是錯誤理解和適用。

七．被上訴人認為正如原審合議庭所作出判決書中所記載一樣，原審法庭是“以執行名義書證為主，而以滙款記錄為輔，對比滙款，及對比滙款及借據日期，可見在簽署借據時被異議人已將借款交予異議人”。

八．因此，上訴人所提出這一上訴理由明顯是不成立的，應駁回其上訴人的請求。

關於上訴人提出的第II及第III部份上訴理由：

九．關於上訴人提出第II及第III部份上訴理由，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是錯誤及缺乏理據。

十．上訴人指被上訴人在反駁書狀第9點及第10點事實為新事實，上訴人並主張不得加入該等新事實，首先，就這一主張內容，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從沒有之前提出或爭議；而另一方面，在反駁書狀或階段，被異議人(被上訴人)當然可就異議人(上訴人)所主張的內容作出反駁，尤其是上訴人在本案中否認有向被上訴人借貸，並在其異議狀中否認有收取借款，被上訴人依法有權利就異議狀內容作出反駁，這毫無疑問並不是上訴人所指之新事實，上訴人提出這一理由顯然是欠缺依據及沒有道理的。

十一．此外，上訴人指出在異議狀中在2012年5月至2013年9月期間，上訴人提出的向被上訴人銀行帳戶存入的人民幣10,878,000.00元，應列作其為對被上訴人的部份債權，並予以產生抵銷效果。

十二．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是不合理的，因為根據上訴人在異議狀中只會陳述其曾在2012年5月至2013年9月期間，上訴人提出向被上訴人銀行帳戶存入的人民幣10,878,000.00元，然而，上訴人並沒有指出其存入原因，又或因為何要存入款項，明

顯地，上訴人並沒有作出充分說明，上訴人僅用此等資料作為其所述之經濟狀況，但卻沒有指出因何而產生，上訴人在其異議狀中並指出有關滙款的用途或目的，既沒有前提，亦沒有指出有實因果關係，單純滙款記錄根本不能產生或證明針對被上訴人的一項債權存在。

十三．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僅單純地指出他曾存入一些款項到被上訴人戶口，並不能視之為對被上訴人存有一項債權。因上訴人並沒有清楚指出其與上訴人之間的何種債務關係。亦因此根本不符合《民法典》第838條及839條所規定之抵銷之要件。

十四．更何況，被上訴人在反駁中清楚表述了有關款項是上訴人償還過往的其他借貸。而原審合議庭的判決書中亦作出認定無法證實上訴人所指出滙款是作為借款給被上訴人，故因此，請求法庭亦駁回上訴人這兩項的上訴理由。

關於上訴人提出的第VI部份的上訴理由：

十五．關於這一部份上訴理由，上訴人要求將清理批示待證事實不應獲得證實及要求將在2014年1月23日至2015年12月31日向被上訴人存入款項人民幣3,031,500.00，作為證實已償還給被上訴人款項。以及要求主張抵銷債權抵銷。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這一上訴理由明顯是錯誤及沒有道理的。

十六．被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所作出的理由是沒有依據及前後矛盾。首先，上訴人在其所提出異議的理由中是沒有向被上訴人借任何款項，簽發借條只是應被上訴人要求而簽，但從沒有在其異議狀中主張其向被上訴人借出款項，也沒有在異議狀中指出被上訴人才是借款人，只是在異議狀中指出有關滙入款項證明其經濟狀況。

十七．更甚者，上訴人在其異議狀從沒有主張過在2013年12月10日之後所發生的事實，尤其是當時上訴人並沒有主張在2013年7月10日至2015年12月29日期間所指存入的款滙款，且有關事實亦並非在其異議提出事後所知悉事實。

十八．而事實上，在提出異議狀之後階段，上訴人透過數次附入證據，主張一些他從沒有在異議狀內所主張之事實，尤其是有關在2013年7月之後之滙款記錄，上訴人聲稱及力指有關滙款是針對被上訴人的債權，有關均是證據階段之後所主張內容，上訴人主張要求將有關滙款款項作為本案執行金額作抵銷之說法。被上訴人有作出反駁及爭議，在當時已對於上

訴人所主張之內容和所提交書證予以爭執，並清楚指出上訴人所指之滙款實質為上訴人償還過往其他借貸款項，並認為有關內容與其異議狀及待證事實並無關係，上訴人所抵銷之主張根本不能成立。

十九．而原審合議庭判決當中清楚指出上訴人在本案中所提出之異議理由裁定理由不成立或敗訴，主要是因為上訴人所提交之證據無法令原審合議庭相信其所主張版本，因而才裁定上訴理由異議理由不成立。

二十．除了上訴人所提出版本及證據無法取信於原審法庭外，其所說版本亦多次作出變更，因為透過本案異議狀、再到其後證據措施書狀、到其後上訴再提交一份關於CV2-17-0009-CAO的起訴狀內容，針對上訴人所聲清的滙款記錄內容，上訴人作出了不同的陳述版本，尤其是上訴人在異議狀中從沒有指出其向被上訴人銀行戶口滙入的款項作為借款給被上訴人，然而，至上訴人在CV2-17-0009-CAO當中卻提出其所滙款給被上訴人，是借款給被上訴人的藉口，當然上訴人所陳述的兩個版本均是謊言。

二十一．上訴人透過滙款存入被上訴戶口之款項，只是償還其他債務，與本案的執行名義的款項無關。此外，上訴人在本案中根本沒有證據能顯示他所謂之滙款是針對被上訴人存有一項債權，單純滙款或轉帳並不能認定或證明是對被上訴人存有債權，故上訴人提出這一項上訴人理由毫無疑問應裁定理由不成立。

關於第V至第VIII部份的上訴理由及問題：

二十二．上訴人提出第V至第VIII項的上訴理由的法律問題，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所提出這四個問題均屬於同一上訴理由及問題，只是上訴人將同一問題列作不同標題混淆而已，被上訴人並認為上訴人所提出這些上訴理由均是無理據的。

二十三．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償還之債務不包含在執行名義內，被上訴人認為雖然上訴提出是法律理由，然而明顯地又是重申一次質疑原審法庭的自由心證；而最重要是上訴人根本無法證明及排除所簽署執行名義當中的債務存在。

二十四．事實上，上訴人作為提出異議者，依據法律規定，其有責任去證明其主張之事實，然而，上訴人在本案中所提交之證據及人證證言，尤其是人證方面，均受到原審合

議庭的質疑，以及原審合議庭不取信他所主張內容。上訴人在本案中在不同時段內主張不同版本和內容，上訴人所主張之內容根本站不住腳。

二十五．原審合議庭採信被上訴人的版本主要是結合了執行名義外，亦結合了其
他書證，尤其是被上訴人所主張和提出匯款資料證明、以及其他上訴人所簽署借貸協議、利息
欠條等書證，均可以證明上訴人是債務人身份，而非上訴人所聲稱版本自己並沒有向被上訴人
借款，上訴人自己沒有經濟問題等。

二十六．至於上訴人提出有關執行名義當中人民幣400萬元之間債務屬於公司之
間債務，提出該筆債務不應由上訴人承擔的等理由，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是沒有道理的。

二十七．因為透過相關證人，尤其是上訴人的配偶作證時表示“XXXX”是上訴人
名下企業，而“XXXX”則是上訴人配偶名下；而透過被上訴人配偶指出“XXXX”為其下企業，被
上訴人配偶指出了上訴人要求向被上訴人借款事實存在，且按照上訴人指示存入相關公司戶
口，當中指出了“XXXX”的賬戶於2012年5月7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間多次匯款至“XXXX”及
“XXXX”，總金額分別為人民幣10,800,000.00元及人民幣8,750,000.00元。

二十八．上訴人指出有關款項是兩間公司之間債務，但上訴人從沒有主張及有相
證據去證明其所主張，尤其須指出“XXXX”及“XXXX”均是上訴人及其配偶所有，倘若真的如其
所說，上訴人理應有足夠證明有關匯款是這兩間公司之債務，但上訴人從沒有提交任何證據，
更何況上訴人所主張內容明顯並不屬實。

二十九．被上訴人認為，即使被上訴人是透過其他的配偶公司將款項轉入上訴人
或其配偶所持有個人企業，然而，上指有關借款意思是上訴人明確由其自身提出，而非上訴人
所說的是屬於上訴人的配偶或其所屬公司所提出，被上訴人向有關帳戶作出匯款是根據上訴人
的指示，而借款人也是上訴人，而非其他人，故可以確定債權及債務關係主體是被上訴人與上
訴人。

三十．上訴人在簽發有關執行名義或借據時，清楚確認有關債務是由他個人借
入，且亦知悉是被上訴人是他的債權人，否則的話上訴人不會簽署有關借條作為證明，故上訴
人提出因為是公司戶口轉帳款項與他無關之說法，顯然是沒有依據及沒有道理的。

三十一．而事實上，本案是以上訴人所簽署作為執行名義作為提訴主要依據，當中明確記載上訴人A於2013年12月10日確認其向B借款人民幣柒百萬元，意即是上訴人承認有關欠債內容。正如原審法庭判決書當中清楚指出得出判決書中的獲證明事實及有關依據主要是依據執行名義依為主要證據，其次是相關匯款證明及相關人證，繼而得出有關結論及判決。

三十二．上訴人提出有關上訴理由指有關當中人民幣400萬之債務與本案無直接關係之說法，明顯是欠缺證據，此外，這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本澳法院並沒有管轄權之說法，而事實上，上訴人在之前並沒有提出這一問題或爭議。

綜上所述，

三十三．被上訴人認為本案上訴人對其所提出異議事實負有舉證責任去證明其所說的事實及主張之版本，然而上訴人在一審/異議階段中所提出之證據，尤其是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根本無法使原審合議庭認定他的主張獲得證實。即使以一般人去看待本案情況，亦是會得出相同結論，上訴人無法證明其所主張事實及版本。

三十四．更甚者，上訴人在提出異議時並沒有指出他向被上訴人戶口匯入款項目的和用途，而異議狀中更堅稱從沒有向被上訴人借款及沒有向被上訴人償還款項，到一審的庭審階段卻提出卷宗CV2-17-0009-CAO中主張有關匯款是被上訴人向上訴人借款，有關匯款目的是向被上訴人貸款之用，顯然，上訴人陳述了兩個截然不同版本。

三十五．在本案中，原審合議庭是經分析卷宗內之文件包括載於執行卷宗之文件，以及各證人之證言，作出被上訴所獲證明事實認定。而非上訴人所說又或質疑個別證人證言部份內容，被上訴人認為原審合議庭已經綜合了各方面證據作出應有之評價，並沒有任何瑕疵。

三十六．正如依據被上訴判決書第6頁第2段至第9段指出：“異議人並沒有提交其他資料佐證其本人才是被異議人的債權人之說。在此基礎上，根本無法認定異議人作出的匯款為借款異議人為被異議人的債權人及債權金額足以抵銷執行金額。

關於被異議人主張的事實，上指匯款紀錄明確記錄了被異議人主張的二坎匯款，即被異議人於2012年9月6日將人民幣3,000,000.00元匯入異議人賬戶，“XXXX”於2012年

8月30日將人民幣4,000,000.00元匯入“XXXX”，本院結合異議人確認簽署了執行名義及執行名義的內容後認定異議人曾向被異議人借取該款項。”

三十七．原審合議庭在判決書指出結合上訴人確認簽署了執行名義及執行名義的內容後認定上訴人曾向被上訴人借取該款項上，就本案所指之人民幣7,000,000.00元欠款而言，上訴人簽署的借據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上訴人曾向被上訴人借取款項，而匯款紀錄僅為輔助證據，對比匯款及借據的日期，可見在簽署借據時被上訴人已將借款交付予上訴人。正因如此，原審合議庭沒有採信上訴人指執行名義背後沒有任何借貸關係及只供被上訴人個人使用之說關於此部份。

三十八．被上訴人認為原審合議庭作出之判決是根據本案卷宗內的證據作出正確評價和判斷，原審合議庭不取信上訴人所主張版本及其所主張之證據，一方面明顯是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明顯存有眾多疑問及不實之處，使人難以取信，根本無法證明上訴人所主張版本及事實。

基於上述的理由，按照有關依據及法律規定，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人的所有上訴理由不成立，並駁回上訴人的全部請求。

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 閣下公正審理!”

Colhidos os vistos, cumpre decidir.

II) FUNDAMENTAÇÃO

Realizado o julgamento, a sentença deu por assente a seguinte factualidade:

O documento de fls. 5 dos autos de execução apensos foi manuscrito e assinado pelo executado, o qual nele após a sua impressão digital e tem o seguinte teor: (alínea A dos factos assentes)

“借據

茲向 B 先生借款人民幣柒佰萬元整 (¥7,000,000.00) .

此據

借款人: A

2013 年 12 月 10 日”

Entre 7 de Maio de 2012 a 11 de Julho de 2012, o Executado através da sua conta n.º XXXX do Banco China Construction S.A da cidade de Quanzhou, por várias vezes, depositou na conta n.º XXXX que o Exequente detém no mesmo banco, o montante total de RMB10,878,000.00 (respectivamente em: 7 de Maio de 2012 depositou RMB1,000,000.00 e 800,000.00; em 29 de Maio de 2012 depositou RMB4,000,000.00; em 4 de Junho de 2012 depositou RMB1,470,000.00, 30,000.00, 72,000.00 e 428,000.00; em 5 de Junho de 2012 depositou RMB60,000.00; em 7 de Junho de 2012 depositou RMB1,000,000.00; em 26 de Junho de 2012 depositou RMB18,000.00; em 11 de Julho de 2012 depositou RMB2,000,000.00). (alínea B dos factos assentes)

Provado o que consta das respostas aos quesitos 9º e 10º. (quesito 1º da base instrutória)

As quantias emprestadas referidas nas respostas aos quesitos 9º e 10º ainda não foram restituídas. (quesito 2º da base instrutória)

Em 10 de Dezembro de 2013, o Embargado pediu pessoalmente ao Embargante para restituir a quantia

exequenda e admitiu que tinha pedido emprestado ao Embargado o montante de RMB7.000.000,00. (quesito 3º da base instrutória)

Para garantir a restituição do dinheiro, o Embargante assinou no mesmo dia a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referida em A) dos factos assentes, declarando que contraiu empréstimo junto do Embargado no montante de RMB7.000.000,00. (quesito 4º da base instrutória)

Posteriormente, o Embargado, por várias vezes, quer pessoalmente ou por telefone, pediu verbalmente ao Embargante para restituir os supracitados RMB7.000.000,00 de dívida, não os tendo o Embargante restituído. (quesito 5º da base instrutória)

Em 6 de Setembro de 2012, o Embargado emprestou RMB3.000.000,00 ao Embargante, transferindo-os da sua conta bancária no. XXXX, do Banco de Construção da China, S.A., para a conta no XXXX, que o Embargante abriu no mesmo Banco. (quesito 9º da base instrutória)

Em 30 de Agosto de 2012, o Embargado, a pedido e por indicação do Embargante, depositou RMB4.000.000,00 na conta do Banco Industrial e Comercial da China, S.A. aberta por uma companhia (denominada:XXXX 服飾有限公司) detida pelo Embargante, através da conta n.º XXXX da "XXX Banking Corp., Ltd." aberta por uma companhia (denominada:XXXX 房地產代理服務中心), detida por C, esposa

de Embargado. (quesito 10º da base instrutória)

O montante de RMB7.000.000,00 constante da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referida em A) dos factos assentes é proveniente dos dois empréstimos referidos nas respostas aos quesitos 9º e 10º. (quesito 11º da base instrutória)

Na altura em que o Embargante assinou a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referida em A) dos factos assentes, a 10 de Dezembro de 2013, o Embargante confirmou que devia os dois empréstimos referidos nas respostas aos quesitos 9º e 10º e foi por isso que o Embargante assinou a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e a entregou ao Embargado. (quesito 12º da base instrutória)

*

Subidos os autos a este TSI, o recorrente veio alegar que se encontra pendente em primeira instância uma acção por si intentada contra o recorrido pedindo a condenação deste último a pagar ao recorrente RMB12.917.907,50, o que implicará, no futuro, a respectiva compensação de créditos, pelo que pede a suspensão da presente instância recursal.

Conclusos os autos ao relator, foi decidido o indeferimento do pedido.

Pede o recorrente que a questão seja submetida à conferência.

Consagra-se no n.º 1 do artigo 223.º do CPC que “o

tribunal pode ordenar a suspensão quando a decisão da causa estiver dependente do julgamento de outra já proposta ou quando ocorrer outro motivo justificado".

Como observam Cândida Pires e Viriato Lima¹: "*De um modo geral, pode dizer-se que existe entre duas causas uma relação ou nexó de dependência quando o decisão de uma delas depende do julgamento da outra, ou pode ser por ele decisivamente influenciada....*"

No caso dos autos, pede o recorrente 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invocando a possibilidade de haver lugar a compensação de créditos.

Salvo melhor opinião, entendemos que essa questão não funciona como causa prejudicial, sendo que os pedidos não estão entre si numa relação de prejudicialidade, ou seja, o facto de haver ou não compensação no futuro não é pressuposto necessário para a decisão dos presentes embargos.

Mesmo que se considerasse existir a tal relação de prejudicialidade, 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também não poderia ser concedida, uma vez que a causa dependente está numa fase tão adiantada que os prejuízos da suspensão superem as suas vantagens, conforme se prevê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233.º do CPC.

Em boa verdade, o presente recurso de embargos

¹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de Macau Anotado e Comentado, Volume II, pág. 81

encontra-se pronto para decisão, ao passo que a alegada acção prejudicial ainda está a aguardar julgamento em primeira instância, podendo levar anos para obter a decisão definitiva. Dado que o recurso está em fase mais adiantada, entendemos não dever ser suspensa a execução recursal.

Ademais, podemos verificar que a alegada acção prejudicial foi intentada pelo recorrente no momento em que ainda não se iniciou o julgamento dos embargos, mas o recorrente não logrou naquela altura pedir à primeira instância 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antes arriscou-se a confrontar o julgamento, e quando os mesmos foram julgados improcedentes, é que veio em fase de recurso, pedir 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alegando a suposta existência de causa prejudicial.

A nosso ver, isto demonstra mais uma vez a falta de indispensabilidade d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Posto isto, somos a entender que não deve haver lugar a suspensão da presente instância recursal, confirmando a decisão reclamada.

*

No que respeita ao recurso em si, são várias as questões suscitadas pelo recorrente.

Comecemos pela impugn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O embargante ora recorrente vem impugnar a decisão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mais precisamente, as respostas dadas aos quesitos 2º, 3º, 4º, 5º, 6º, 7º, 9º, 10º, 11º e 12º da base instrutória, com fundamento na suposta existência d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alegando, em síntese, que segundo os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e a prova testemunhal, há-de concluir que o recorrente nunca ter contraído empréstimos junto do exequente, tendo apenas assinado a declaração que serviu de título executivo à execução a pedido do exequente e para o ajudar. Mais alega que foram efectuadas várias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ao exequente, havendo lugar, no seu entender, à compensação de créditos. Ademais, vem suscitar o recorrente a questão da inadmissibilidade de testemunhas para prova dos factos quesitados, mais precisamente, quando tem por objecto as convenções contrárias e adicionais ao conteúdo dos documentos particulares devidamente juntos aos autos,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igo 388.º do Código Civil.

Vejamos.

Dispõe o artigo 629.º, n.º 1, alínea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que a decisão d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pode ser alterada pel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se, entre outros casos, do processo constarem todos os elementos de prova que

serviram de base à decisão sobre os pontos da matéria de facto em causa ou se, tendo ocorrido gravação d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tiver sido impugnada a decisão com base neles proferida.

Estatui-se nos termos do artigo 558.º do CPC que:

"1. O tribunal aprecia livremente as provas, decidindo os juízes segundo a sua prudente convicção acerca de cada facto.

2. Mas quando a lei exija, para a existência ou prova do facto jurídico, qualquer formalidade especial, não pode esta ser dispensada."

Como se referiu no Acórdão deste TSI, de 20.9.2012, no Processo n.º 551/2012: *"...se o colectivo da 1ª instância, fez a análise de todos os dados e se, perante eventual dúvida, de que aliás se fez eco na explanação dos fundamentos da convicção, atingiu um determinado resultado, só perante uma evidência é que o tribunal superior poderia fazer inflectir o sentido da prova. E mesmo assim, em presença dos requisitos de ordem adjectiva plasmados no art. 599.º, n.ºs 1 e 2 do CPC."*

Também se decidiu no Acórdão deste TSI, de 28.5.2015, no Processo n.º 332/2015 que : *"A primeira instância formou a sua convicção com base num conjunto de elementos, entre os quais a prova testemunhal produzida, e o tribunal "ad quem", salvo erro grosseiro e visível*

que logo detecte na análise da prova, não deve interferir, sob pena de se transformar a instância de recurso, numa nova instância de prova. É por isso, de resto, que a decisão de facto só pode ser modificada nos casos previstos no art. 629.º do CPC. E é por tudo isto que também dizemos que o tribunal de recurso não pode censurar a relevância e a credibilidade que, no quadro da imediação e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o tribunal recorrido atribuiu ao depoimento de testemunhas a cuja inquirição procedeu.”

Na mesma senda, salienta-se ainda no Acórdão deste TSI, de 16.2.2017, no Processo n.º 670/2016 que: *“Quando a primeira instância forma a sua convicção com base num conjunto de elementos, entre os quais a prova testemunhal produzida, o tribunal “ad quem”, salvo erro grosseiro e visível que logo detecte na análise da prova, não deve interferir nela, sob pena de se transformar a instância de recurso, numa nova instância de prova. É por isso que a decisão de facto só pode ser modificada nos casos previstos no art. 629.º do CPC” e que o tribunal de recurso não pode censurar a relevância e a credibilidade que, no quadro da imediação e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o tribunal recorrido atribuiu ao depoimento de testemunhas a cuja inquirição procedeu.”*

O Tribunal recorrido fundamentou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em relação às respostas dadas aos quesitos da base instrutória objecto de impugnação, nos seguintes termos:

“經分析卷宗內之文件，包括載於執行卷宗之文件，以及證人之證言，本院對待證事實得出上述認定。

被異議人力指曾多次向異議人提供借款，其中本案的人民幣 7,000,000.00 元是透過兩次匯款將金額交予異議人，其後，異議人才簽署執行名義。

異議人則指: 1) 雖曾簽署執行名義，但異議人從未向被異議人借取款項，僅在被異議人要求下，異議人才在文件上簽名以供被異議人使用; 2) 異議人曾多次向被異議人匯款，總金額遠超於執行金額數目，故可用作抵銷請求執行的金額。

為了佐證各項主張，異議人分三次提交有關其與被異議人之間的銀行賬目往來紀錄，而被異議人提交了涉及被異議人向異議人匯款、被異議人配偶名下企業 “XXXX” 匯款至異議人及其配偶名下企業 “XXXX” 及 “XXXX” 的賬目紀錄。

按此等匯款紀錄，可見:

- 異議人於 2011 年 10 月 1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9 日期間共向被異議人匯款人民幣 23,171,400.00 元;
- 被異議人分別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及 9 月 6 日匯出人民幣 1,880,000.00 元及人民幣 3,000,000.00 元至異議人的賬戶內;
- “XXXX” 的賬戶於 2012 年 5 月 7 日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期間多次匯款至 “XXXX” 及 “XXXX”，總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10,800,000.00 元及人民幣 8,750,000.00 元。

從此等資料所見，異議人存入被異議人賬戶的款項數目少於被異議

人本人匯入異議人的賬戶及“XXXX”匯入“XXXX”或“XXXX”的賬戶的款項，但高於執行金額。

異議人在提交第二組文件時才指出，向被異議人匯款的原因是被異議人向其借取款項，而被異議人匯入異議人賬內的款項是用作清償有關債項。

就雙方多次互相匯款的目的，雙方證人分別作出符合其當事人主張的說法；卷宗第294至335頁之文件則顯示被異議人曾於內地提起訴訟反指異議人曾向被異議人借取款項，有關文件中載有異議人簽署的三份借據，內容指異議人於2012年8月22日、8月28日及2013年12月29日向被異議人借取款項共人民幣8,500,000.00元。

異議人並沒有提交其他資料佐證其本人才是被異議人的債權人之說。在此基礎上，根本無法認定異議人作出的匯款為借款、異議人為被異議人的債權人及債權金額足以抵銷執行金額。

關於被異議人主張的事實，上指匯款紀錄明確記錄了被異議人主張的二次匯款，即被異議人於2012年9月6日將人民幣3,000,000.00元匯入異議人賬戶，“XXXX”於2012年8月30日將人民幣4,000,000.00元匯入“XXXX”。本院結合異議人確認簽署了執行名義及執行名義的內容後認定異議人曾向被異議人借取該款項。

事實上，就本案所指之人民幣7,000,000.00元欠款而言，異議人簽署的借據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異議人曾向被異議人借取款項，而匯款紀錄僅為輔助證據，對比匯款及借據的日期，可見在簽署借據時被異議人已將借款交付予異議人。

正因如此，本院沒有採信異議人指執行名義背後沒有任何借貸關係及只供被異議人個人使用之說。

關於此部份，僅異議人配偶在作證時指，被異議人曾要求異議人提供借款以助被異議人應付其本人的債權人，當時異議人表示會考慮；及後證人還

勸異議人要慎重考慮，但異議人回應二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此外，證人表示在2011年至2015年間，異議人曾多次向被異議人提供借款，但至今被異議人仍未全部清還。

在分析其他證據及此證人之證言後，本院對此名證人之證言甚表懷疑。首先，上文分析已指出本院認為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異議人曾向異議人借出涉案的人民幣7,000,000.00元，而借據是在其後簽署的。

此外，假若情況如證人所言異議人一直向被異議人提供借款，且被異議人仍未完全清償欠款，異議人會否單憑友誼而簽署本案執行名義，令其本人背上由債權人變債務人的風險。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異議人對上指三份借據並沒有提出爭執或否認曾簽署此等借據。面對被異議人手持上指借據，其中二份的日期較本案執行名義的日期早一年多，本院更無法相信異議人簽署本案的執行名義僅是為了幫助被異議人。

至於被異議人是否曾向異議人借出其他款項並透過匯款方式交付之，則因上指三份借據中只有其中一份的金額與其中一次匯款的金額相符，其餘資料則不相同，由於卷宗欠缺其他資料可茲佐證異議人的主張，故上指匯款為借款的主張未獲認定。”

Analizada a prova produzida na primeira instância, nomeadamente atendendo à prova documental junta aos autos e a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entendemos que não somos capazes de dar razão ao recorrente.

Na verdade, sempre que uma versão de facto seja sustentada pelo depoimento de algumas testemunhas, mas contrariada pelo depoimento de outras, cabe ao tribunal valorá-las segundo a sua íntima convicção.

Não obstante que foram juntos aos autos alguns

documentos que demonstram a realização de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a favor do exequente, o recorrente não logrou provar que ele era credor do exequente, melhor dizendo, após análise e apreciação dos diversos meios de prova, não podemos chegar à conclusão de que as transferências realizadas se destinavam para saldar a dívida no valor de RMB7.000.000,00.

Como observa o Tribunal recorrido, e bem, tendo o recorrente assinado uma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confessando ter pedido dinheiro emprestado ao exequente, no montante de RMB7.000.000,00, na falta de outr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mais consistentes, aquela declaração tem necessariamente maior força probatória do que as restantes provas.

Isto posto, somos a concluir que o recorrente é devedor do recorrido no montante de RMB7.000.000,00 e esta dívida não foi compensada por aquelas transferências bancárias.

Ademais, diz o recorrente que os quesitos não podiam ser provados pela prova testemunhal, por esta não ser admissível nos termos estatuídos no n.º 1 do artigo 388.º do Código Civil.

Começamos por dizer que, se o recorrente entende que a prova testemunhal apresentada pelo recorrido não era admissível, por violar 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igo

388.º do Código Civil, por maioria de razão, seria também inadmissível a prova testemunhal por si apresentada.

Entretanto, a nosso ver, entendemos que aquela disposição legal não se aplica ao presente caso.

Dispõe o n.º 1 do artigo 388.º do CC que *"É inadmissível a prova por testemunhas, se tiver por objecto quaisquer convenções contrárias ou adicionais ao conteúdo de documento autêntico ou dos documentos particulares mencionados nos artigos 367.º a 373.º, quer as convenções sejam anteriores à formação do documento ou contemporâneas dele, quer sejam posteriores."*

Como observam João Gil de Oliveira e José Cândido de Pinho²: *"o n.º 1 é de aplicar, por conseguinte, às situações, em que existiam pactos ou convenções entre as partes. Convenções que sejam contrárias, isto é, que se opõem àquilo que é declarado no documento, ou adicionais ao conteúdo de documento, ou seja, que acrescentam algo mais ao texto do documento."*

Nas palavras dos mesmos autores: *"o n.º 1 refere-se a convenções (sejam "anteriores", "contemporâneas" ou "posteriores" à formação do documento). Quer dizer, tem subjacente uma ideia de que as partes quiseram efectivamente, através de um trato, ir contra o que consta do documento ou além do que dele resulta. O*

² Código Civil de Macau, Anotado e Comentado, Livro I, Volume V, CFJJ, 2018, pág. 576

preceito não alude a mera declarações.”³

Ou seja, a lei não admite a prova testemunhal relativamente a convenções contrárias ou adicionais ao conteúdo de documentos, sendo assim, se as partes tiverem acordado determinadas condições contratuais e redigido a escrito, não é admissível a prova por testemunhas de (outras) cláusulas ou convenções contra ou além do conteúdo de documentos, autênticos ou particulares.

No caso vertente, a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que serve de título executivo à execução foi assinada pelo recorrente, assumindo ter pedido emprestado ao recorrido RMB7.000.000,00.

Trata-se, a nosso ver, de uma mera declaração prestada pelo recorrente assumindo a qualidade de devedor perante o recorrido, nela não consta qualquer cláusula ou convenção estipulada pelas partes, daí que o n.º 1 do artigo 388.º do CC não é aplicável ao caso em apreço.

O mesmo acontece em relação àquelas facturas em que continham a expressão “貨款”, por não se tratarem de cláusulas ou convenções estipuladas pelas partes, igualmente não se aplica o n.º 1 do artigo 388.º do CC.

Ora bem, o artigo 558.º, n.º 1 do CPC permite que o Tribunal forme a sua íntima convicção a partir do exame e avaliação que faz dos meios de prova trazidos ao

³ Idem, pág. 577

processo e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lógica, a sua experiência de vida e conhecimentos gerais, cometendo-se ao julgador a liberdade da sua valoração e decidir segundo a sua prudente convicção acerca dos factos controvertidos.

A nosso ver, não se vislumbra qualquer erro grosseiro e manifesto por parte do Tribunal recorrido na análise da prova nem na apreci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controvertida, antes pelo contrário, os dados trazidos aos autos permitem chegar à mesma conclusão a que o Tribunal a quo chegou, sendo assim, improcede o recurso nesta parte.

*

Alega o recorrente que o Tribunal recorrido devia, no uso da competência prevista na alínea f) do n.º 2 do artigo 553.º e n.º 2 e 3 do artigo 5.º do CPC, proceder à ampliação da base instrutória, sobre a matéria atinente à compensação de créditos.

Em boa verdade, o Tribunal recorrido, ao elaborar o despacho saneador, já teve em conta a matéria alegada pelas partes. Estas é que têm o dever de alegar o que melhor entenderem, cabendo ao juiz seleccionar dentro da matéria alegada, aqueles factos que possuem maior relevância para a decisão do caso, e foi assim que fez, não havendo, a nosso ver, necessidade de ampliar a base

instrutória.

Ademais, dispõe o n.º 2 do artigo 700.º do CPC que se os embargos forem recebidos, o exequente é notificado para os contestar, seguindo-se depois, sem mais articulados, os termos do processo ordinário ou sumário de declaração.

Ora bem, na medida em que nos embargos não são admissíveis mais articulados após a contestação, ao formular o pedido de embargos, o embargante deve apresentar todos os fundamentos que considera pertinentes e não deve, como fez nos presentes autos, apresentar uma versão no requerimento inicial e outra versão diferente em momento posterior.

Aliás, não obstante as várias transferências supostamente efectuadas pelo recorrente a favor do recorrido, não foi alegado, em termos concretos, a que título as mesmas foram realizadas, daí que, mesmo que fossem provadas essas transferências, a suposta compensação de créditos também não poderia proceder.

Improcede, assim, as razões do recorrente nesta parte.

★

Diz ainda o recorrente que, tendo ele juntado uma série de documentos com vista a demonstrar o pagamento de RMB7.605.000,00 e RMB4.246.500,00 ao recorrido, e não

tendo este último impugnado nem a letra nem a assinatura daqueles documentos, estes fazem prova plena quanto ao facto de devolução da quantia emprestada.

É verdade que se a letra e a assinatura de um documento particular não for impugnada pela parte contra quem é apresentado, aquelas são consideradas verdadeiras (artigo 368.º, n.º 1 do CC).

Mas o recorrente não deve esquecer que, segundo o n.º 1 e 2 do artigo 370.º do CC, o documento particular cuja autoria seja reconhecida faz prova plena quanto às declarações atribuídas ao seu autor, e só se consideram provados na medida em que forem contrários aos interesses do declarante.

Ora bem, em relação ao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pelo recorrente, consistem em registos de depósitos emitidos pelo banco, ou seja, não se tratam de documentos particulares elaborados ou subscritos pelo recorrido, daí que mesmo não havendo impugnação por parte deste, não fazem prova plena contra o mesmo recorrido.

Improcede o recurso nesta parte.

★

Pede o recorrente que este TSI determine ampliar a matéria de facto para efeitos de repetição do julgamento.

Conforme acima referido, não se descortina necessidade nenhuma de proceder à ampliação da base

instrutória, pelo que, sem necessidade de delongas considerações, julgamos improcedente o recurso quanto a esta parte.

*

Alega ainda o recorrente que como a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não referiu que houve entrega de dinheiro ao subscritor do título, entende que o documento não pode servir como título executivo.

Não assiste mínima razão ao recorrente.

Ao abrigo da alínea c) do artigo 677.º do CPC, prevê-se que *"os documentos particulares, assinalados pelo devedor, que importem constituição ou reconhecimento de obrigações pecuniárias, cujo montante seja determinado ou determinável nos termos do artigo 689.º ou de obrigação de entrega de coisas moveis ou de prestação de facto, podem servir de fundamento à instauração da acção executiva"*.

Como se decidiu no Acórdão da RP, de 21.11.2002, *"É título executivo um documento particular no qual a pessoa que o emitiu e assinou, reconhece ser devedora de uma obrigação pecuniária líquida (ou liquidável através de simples cálculo aritmético)."*

Assim sendo, a declaração de dívida constante dos autos pode servir absolutamente de fundamento à execução, pois, o reconhecimento da dívida pelo devedor é bastante

para configurar o título executivo, cabendo ao executado, se assim entender, alegar nos embargos matéria de impugnação e de exceção. Não tendo o recorrente logrado a alegação e prova da matéria necessária, não resta outra solução senão julgar improcedentes os embargos.

Improcedem, pois, as razões do recurso nesta parte.

*

Alega ainda o recorrente que a dívida no montante RMB4.000.000,00 não foi contraída pelo recorrente, quando muito trata-se de um empréstimo estabelecido entre duas sociedades comerciais da China, para além de que uma das sociedades pertence à esposa do recorrido, sendo assim, entende que nada tem a ver com ele.

Simplesmente, conforme a matéria provada, dúvidas não restam de que aquele empréstimo foi pedido pelo recorrente, e o que acontece é que o dinheiro foi transferido a pedido deste último para a conta bancária duma sociedade detida pelo recorrente, através duma conta de outra sociedade detida pela esposa do recorrido, pelo que, o recorrente e o recorrido não deixam de ser partes interessadas no contrato de empréstimo, improcedem, assim, as razões invocadas pelo recorrente.

*

Finalmente, invoca o recorrente a incompetência

dos Tribunais, alegando que, sendo aquela relação de empréstimo estabelecida entre duas sociedades com sede na China, os Tribunais da RAEM não têm competência para julgar os presentes autos.

Mais uma vez, o recorrente não tem mínima razão.

Como foi dito acima, e ao contrário do que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m estão envolvidos na relação de empréstimo foram ele e o recorrido, e não as duas sociedades comerciais.

Segundo a alínea a) do artigo 16.º do CPC, *“os tribunais de Macau são competentes para apreciar as acções destinadas a exigir o cumprimento de obrigações, quando a obrigação devesse ser cumprida em Macau ou o reu aqui tenha domicílio”*.

No presente caso, o recorrente, sendo executado nos autos de execução contra si intentados, é residente da RAEM, pelo que os tribunais da Região têm competência para julgar as respectivas acções judiciais.

Por tudo o que se disse, somos a entender que não merece reparo a sentença recorrida, devendo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III) DECISÃO

Face ao exposto, acordam em indeferir 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bem como, **negar provimento a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recorrente A, confirmando a sentença recorrida.

Custas pelo recorrente, sendo a taxa de justiça devida pelo incidente de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fixada em 3 U.C.

Registe e notifique.

RAEM, 6 de Junho de 2019

Tong Hio Fong

Lai Kin Hong

Fong Man Chong